

钢琴天才郎朗和他的父亲

刘元举 / 著

# 爸爸的心 就这么高



家教必备书系

200596

200596

刘元举 著

# 爸爸的心

# 就这么高

钢琴天才郎朗和他的父亲



\*201058960\*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爸爸的心就这么高：钢琴天才郎朗和他的父亲/刘元举  
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 9

ISBN 7-5063-1963-2

I. 爸… II. 刘… III. 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49489 号

## 爸爸的心就这么高——钢琴天才郎朗和他的父亲

---

作者：刘元举

责任编辑：那 耘

章目题字：石湾 杨葵

装帧设计：曹全弘

版式设计：曹全弘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880×1230 1/32

字数：250 千

印张：11.25

插页：2

印数：15001-25000

版次：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2 月第 2 版

印次：2001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7-5063-1963-2/I·1947

定价：19.00 元

---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郎 朗

如果不是我亲眼看到他的演奏，我是不会相信这样成熟的演奏是出自 15 岁的孩子之手。他确实是个大艺术家。

——美国克蒂斯音乐学院院长格拉夫曼 1997 年接受美国之音电台采访时说。

IMG 总裁兰多 1998 年在纽约听了郎朗的演奏后激动地说：

我实在控制不了内心的激动，本不应该这样说，但我确实无法控制。郎朗的演奏是基辛（Kissin）和帕瓦亚（Perahia）的组合。

一周后，她又说：

郎朗的演奏实在太迷人了，他那种音乐的魅力、风度、气质、每个表情都让我难以忘怀。那么难的曲子（伊斯拉美）在郎朗的手中演奏得那么轻松自如，他是我们公司（IMG）的荣幸。

十年前，曾给基辛做经纪人的 DR. Axelrod 出钱在新泽西为郎朗举办了一场钢琴独奏音乐会，他说：

基辛弹得非常好，但基辛不能使我流泪，而郎朗使我流泪了。

著名钢琴家内田光子 1999 年在克蒂斯音乐厅听了郎朗的演奏非常激动，她马上邀请郎朗到世界著名的万宝路音乐节开独奏音乐会。这是非常重要的演出，因为在此之前，只有霍洛维兹、鲁道夫等世界著名钢琴家才能在这里开独奏音乐会。

我有生以来，从未听过这么好的演奏。  
——伦敦爱乐乐团指挥韦尔泽·莫斯特如是说。

他将来一定能成为当代世界钢琴大师。  
——原苏联圣彼得堡乐团指挥、现美国巴尔的摩交响乐团指挥、总监特米卡诺夫说。

# 目 录

## 第一章 在葬礼的气氛中壮行

第一节 痛洒英雄泪 ..... 3

第二节 昨日重现 ..... 23

## 第二章 北京的日子

第一节 无业人员 ..... 41

第二节 父亲逼儿子去死：跳楼？还是吃药？  
可以任选 ..... 51

## 第三章 父亲的赌注

第一节 沈阳—沈阳 ..... 71

第二节 沈空大走廊 ..... 83

第三节 孤注一掷 ..... 93

## 第四章 泪洒 Ettlingen

第一节 荧光屏上有条流动的小溪 ..... 117

第二节 好奇带来的好运 ..... 121

第三节 房东尼曼娅和一条与朗朗同龄的大狼狗 ..... 129

第四节 泪水的真实分量 ..... 131

## 第五章 命运之神还能朝你们微笑吗？

第一节 特殊公民 ..... 149

第二节 这里也有陷阱 ..... 153

|                                     |     |
|-------------------------------------|-----|
| 第三节 个性的冲突 .....                     | 164 |
| 第六章 好儿朗朗                            |     |
| 第一节 通往仙台 .....                      | 179 |
| 第二节 头顶五星红旗 .....                    | 183 |
| 第三节 一张忧郁敏感的斯拉夫面孔会被中国<br>孩子感动吗 ..... | 192 |
| 第七章 再起波澜                            |     |
| 第一节 与殷承宗的缘分 .....                   | 207 |
| 第二节 又一次惊人举措 .....                   | 218 |
| 第三节 到美国考学 .....                     | 234 |
| 第八章 说不清道不明的夫妻情                      |     |
| 第一节 大病降临 .....                      | 247 |
| 第二节 风雨爱情 .....                      | 254 |
| 第三节 火车在流泪 .....                     | 262 |
| 第四节 听朗朗弹琴 .....                     | 272 |
| 第九章 在美国辉煌                           |     |
| 第一节 这是梦吧 .....                      | 289 |
| 第二节 赶紧往家跑，告诉爸爸 .....                | 299 |
| 第三节 跨进 IMG 公司大门，神气一点 .....          | 308 |
| 第四节 在美国辉煌 .....                     | 315 |
| 尾 声 .....                           | 339 |
| 后 记 .....                           | 351 |

## 第一章

# 在葬礼的气氛中壮行

为朗朗深爱的外公去世了，整个家族沉浸在巨大的悲恸之中。而朗朗的父亲却将消息对儿子封锁了，他怕影响儿子练琴。似乎在郎国任的心目中，生死亲情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惟有他的儿子和钢琴。一切都得为此作出让步。就连葬礼也得提前一天举行，仅仅为了不影晌儿子去北京上课。不管亲友们如何怨声载道，他仍是一意孤行。在常人看来这不仅悖于常理，简直就是大逆不道。



## 第一节 痛洒英雄泪

在东北，严冬和初春的转换是没有什么界限的，节气也未必就按照日历走。到了春天，冷还是照样冷，甚至比冬天还冷得邪乎。1992年的春天对于郎国任来说，似乎比他经历过的任何一个春天都要寒冷。他从二月份就对春天充满了期待与渴望，然而，眼瞅就要到三月了，却仍然看不到任何气温转暖的迹象。他一天天掐算着日子，度日如年，心绪只能越来越焦躁。

带儿子进北京报考中央音乐学院的“小五”本来是早就打算好的事情。并且，他早就开始下手准备。他托亲告友，想方设法往北京调动工作。只有把工作调到北京，哪怕临时性的那种借调或帮忙，他也会感恩戴德。郎国任是个有头脑有本事的人，他在社会上多少也是属于体面的人，所以，有位市府官员的秘书热心帮忙。这位秘书找到了沈阳驻北京办事处的负责人。这人心地善良，热爱文学艺术，一听说是到北京学钢琴，而且是个很有出息的孩子，就满口应承下来。这消息给郎国任带来了多大的喜悦呵！然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假如郎国任是一般的工作人员，这件事就办成了，完全可以动身，而他偏偏是人民警察，还不是一般的警察，是治安特警。沈阳驻京办事处没有治安特警这种编制，所以，工作调动之事根本行不通。但是，郎国任不死心，他认为事在人为。于是，他通过各种关系找到本单位领导要求借调到北京办事处工作。他以为这是周瑜打黄盖的事，人家北京那

边办事处已经同意了，如果我们沈阳公安局这边肯放，那不就可以成行吗？中国的事情一向是研究研究，不让你马上失望，却也不给你太多的希望。郎国任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寝食不安。

有经验的家长要想让孩子在钢琴上真正有造诣，大凡都是让孩子提前一年来到北京。提前一年这是很重要的经验，一来是提早检验一下你的孩子弹琴水平距中央音乐学院附小的要求究竟有怎样的差距，发现这种差距还有一年的时间可供使用，肯定来得及；二来嘛，那就是人们心照不宣的事情了：找一位中央音乐学院的好老师，让这位老师把你的孩子



这是郎朗第一次参加钢琴比赛，时间为1988年，地点：沈阳少年宫

当成他在北京的真正学生，这样的话，到了考试时，别人就不能把你当外地人看了。不当成外地人看而予以适当关照，这里边的学问有多大？

精明的郎国任不能不深谙此道。然而，精明人也未必就能把什么事情都弄明白。而一旦弄不明白，他会比不精明的人更加苦恼。郎国任在1992年的春天陷入了进退两难的苦恼之中。他不能不到北京去陪儿子，儿子是他一手管起来的，儿子在钢琴上的任何一点进步无不与他密切相关。而且，儿子已经不可能离开他了。但是，工作就能放弃吗？他怎么可能舍得放弃？他最看重的就是工作。有谁知道他奋斗到今天这个份上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如果放弃工作就等于放弃了自己苦挣苦熬的前程，这里边有多少难以忘却的辛酸血泪。进入不惑之年的郎国任面临着真正的抉择。其实，是一种割舍。他总想两头不耽误，他总想把事情办得更妥帖一点，进有进路，退有退路，横竖不吃亏。可是，哪有这样的坏事？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郎国任的儿子朗朗确实天资过人，才仅仅几年的时间，他就以不可思议的进度超越了这个城市里的所有学钢琴的孩子。比他早弹半年的他撵上了，比他早弹一年的他超越了，他好像是从另外一个世界降临下来的，他那股子疯狂的弹琴劲头就像与人赛跑，他总是眼珠子瞪得大大的，紧盯着前边的人追撵，他不允许有人在他的前边跑。谁跑在他的前边他就撵谁。他曾毫不费力地夺得了首届沈阳少儿钢琴大赛的第一名。随着一片惊羡之后，便是无法逃避的嫉妒。特别是那些同样吃苦同样付出代价同样希望获奖同样渴望考进北京的琴童的家长们。他们都在盯着争强好胜的郎国任父子下一步怎么办。朗朗不是杰出吗？不是天才神童吗？去北京报考附

小你郎国任能陪同？你的工作怎么办？要是换了别人去陪郎朗，那就不好使了！周围人甚至比郎国任自己更清楚所面临的难题。在他们的眼里，郎国任总是过于自傲，总是那么仰着脖子，牛逼哄哄的样子，似乎总是比别人高出一头来，甚至他的一个随随便便的笑声也搞得别的家长不舒服。他大概是那种时常叫一些俗人不很舒服的主。问题是他才不管不顾，只要自己的孩子不亏，只要比别人强，比别人高出一头就行。在他风风火火地带着儿子奔功名时忽略了自身的绅士修养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也是可以理解的。而周围人却并不这般通情达理。甚至有人似乎从心里往外希望他别这么顺利，希望他多遇到点坎坷，吃点亏、倒点霉什么的才好呢！公允地说，这也不能光指责别人的嫉妒，别人的狭隘。即便是一位相对有些修养的家长与老郎在一起大概也不会很舒服的。老郎天生一副傲骨，他就不会低头走路，就不会冲别人谦虚地笑笑，哪怕客气一些的事情他都不屑。那次沈阳少儿钢琴比赛，是沈阳这座城市头一回搞的，头一回的事情总是很新鲜很让人难忘。比赛是在沈阳的青年宫举行。青年宫的建筑很平淡，走廊的破旧阴暗使得人们敢于随地吐痰，也敢于聚堆对于比赛发表感慨。家长们到了一堆儿，各怀心腹事，表面上却都是另外一种客气。彼此问到对方的孩子时，家长们都很谦逊，那种谦逊总是以夸别人的孩子贬自己孩子的方式传递。人们习惯了这种传递方式，而偏偏遇到郎国任时，却完全是另外一套。他既不夸别人的孩子，更不贬自己的孩子。人们彼此相视一笑，说几句应酬话，等老郎一转身，人们背地里议论的就完全是另外一套话了。郎国任听不到，他也不爱听，他迈着高傲的不合群的步子走向了那扇别人不敢靠近的门——那是正在比赛的那间大厅的门，大厅的

门关着比开着神秘森严，这哪是平头百姓可以随便出入的地方呢？家长们对这扇门无疑是很敏感的，每一次开合都让围聚成堆的人将目光立刻齐刷刷投过去。出来一个孩子，又进去一个。有的面露喜悦而有的则是一副沮丧相。当那扇门的不时开合中出现的是一位身着大盖帽的警官时，人们聚拢的目光里原有的内容瞬间起了变化。这身衣服太抢眼了还是穿这身衣服的人太牛逼了？这是谁呀？这你还不认得？郎朗他爸！郎朗他爸咋的？就他特殊？

没错，郎国任就是要追求特殊。从他自身成长道路来看，他吃了多少苦，遇到了多少坎坷，甚至可以说是跌了多少跟头。他不气馁不服输，他为了就是特殊这两个字。对于他而言，这是一种境界，一种追求，不管别人怎么看，只要能够特殊，能够比别人强，他才不在乎别人厌不厌烦。在中国，警察是很神气的职业，特警，就是特殊中的特殊。许多场合别人不得出入而警察可以。比如看球赛，别人没票能进去吗？可警察能。音乐会、舞厅什么的警察还有不能进去的地方？在这种很神圣的比赛场上人家明明说得清楚不许家长们靠前，怕影响孩子比赛，所有的家长都躲得远远的，可惟有这位“特殊”警察可以随意出入。比赛需要平等竞争，而平等是普通中国人的最不容侵犯的心态，可是，这种心态被郎国任打破了，人们怎能不对他产生反感和敌意呢？产生反感和敌意对郎国任肯定不利。但是，他郎国任无论走到了哪里就总有人与他过不去，总有人想方设法鼓捣他。他当然要为此付出代价。他到北京以后吃了很大苦头，他和儿子的前程险些被葬送。这是后话。

沉浸在获得沈阳首届比赛第一名喜悦中的郎朗父子当时正是春风得意之时。这是他们首战告捷，除了高兴之外，还

增添了许多信心。不是有句话叫做“春风得意马蹄疾”吗？当许多家长用自行车载着各自的孩子沮丧地离开青年宫时，我见到了郎国任跨着亮闪闪的摩托车，对坐在身后的儿子照看了一眼，一踩油门，嗖地一家伙就飞出去好远。摩托车是白颜色的，可以用一匹毛色光亮高贵矫健的纯种洋马比喻。是从日本进口的，在当时沈阳公安系统第一批进口的这种摩托车仅有三台，这三台车一进院就立即引来了那么多人围观。有的啧啧赞叹，有的止不住上前抚摸，有的干脆跨上去试巴试巴。众多羡慕的年轻人中，有谁能够真正得到呢？郎国任看到这几台摩托时也和别的警察一样眼热，只不过他表现得平稳一些。私下里他也在核计着，这三台中会不会有一台属于他呢？在他看来，这不仅是辆摩托车，而是一种荣誉，一种资格的象征。他如愿以偿地得到了。骑上这辆车在沈阳的大街小巷穿行有种特别爽的感觉，骑快的时候，就跟飞翔似的。他用眼睛的余光就可以看到许多人用羡慕的目光瞄着他。当他用这辆崭新的摩托载着儿子去老师家上课时，他更是有种自豪感。别的家长骑自行车载孩子上课，骑自行车多慢，跟摩托怎么比？当他的摩托往哪个地方一停，引起围观者的赞赏时，他的心里更是获得一种满足。尽管这是微不足道的满足，但对他而言多少也是可以欣慰的事情。

的确够让人羡慕的了：如此风光的日本摩托车，如此风光的儿子，还挂着威风八面的公安牌照，一路飞驰，简直就是不可阻挡，所向披靡了。摩托车响亮地喷吐着郁闷，超越着前边的无数车辆，左扭右旋，犹如在水中开路畅行。那副顺遂与得意令甩在身后的那些骑自行车的家长和孩子望尘莫及。那时候就有人说，谁能比过郎朗呀，你看人家那爸！在沈阳这座城市里，郎国任确实是优越的。但是，他也只能在

沈阳优越，一旦离开沈阳，离开他的特殊位置，他还能神气起来吗？

郎国任当时是沈阳治安特警支队一科的科员。他当时各方面处境都不错，在单位有人捧他，捧他的人是因为家中的孩子在学钢琴，凡是学钢琴的家长不能不对郎国任敬佩三分。他还有幸遇到了一位能够理解他支持他的支队长——马世腾。老马也很喜欢朗朗，他在给老郎安排工作时很是照顾他，给他很大的自由度，为了让他能够有充裕的时间培养孩子，甚至时常可以让他公私兼顾。比如哪个地方有音乐会，有演出，就让老郎前去，一来可以带儿子观摩学习，二来顺便帮着维持秩序。几年来，支队长对郎国任的关照令郎国任感激不已。这次他要去北京也将希望寄托在支队长那里，他期待着从那张严肃认真的面孔上看到希望。

这种希望就像初春的气候，总是看不出什么时候转暖。而且，你越是盼着暖和却越是一天比一天冷起来。郎国任在这种寒冷中骑着摩托已经完全没有有什么得意感了。他感到的冷是实实在在的难以抵挡。需要办的事情太多，工作调动就够他忙乎了，还得到北京那边跑房子找老师，在这种时候，自己的工作还不能丢下不管。他意识到自己想得太美好了，世上是没有那么美好的事情的。正如别人所言，好事都成你的了？你想到北京陪孩子弹琴，还想不放弃工作，天下哪有这等好事？调到北京是不可能的，而借调也没有什么希望了。国家有明文规定人民警察不可以借调到外地工作，警风警纪不允许这样，除非你脱掉警察服装，而脱掉服装那是简单事吗？得申报，得有充足理由，而能否批下来还不好说，即使能批下来，那一来二去也得相当长的时间了，他郎国任等不起，他必须快刀斩乱麻。他觉得已经到了紧关节要の時

候，绝不可以再延迟。郎朗的老师朱雅芬教授非常理解他，帮着他在北京那边找老师。这是关键的一环，如果老师找不好，那么一切都将无从谈起。凭着朱教授的威望和影响，北京那边的老师总算找好了，郎国任已经与北京的老师通了电话，经商量，郎朗去北京上课的时间定在下周。满打满算还有一周的时间，他的工作此时还没有着落，何况行前还有许多事情要办，仿佛一生的事情都拥挤到了这几天，这使郎国任本来就沉重的心理更增加了负载。

无需和任何人商量，郎国任是位真正的汉子。连日来的东奔西跑，求爷爷告奶奶地办工作调动，使他饱尝了世态炎凉。舍不得孩子打不了狼，逼到份上了，只能一不做二不休。他索性捉笔写下了辞职报告。要求辞职的理由很简单，就是为了儿子弹钢琴。他从来就不喜欢啰嗦，更不喜欢绕圈子。但是，落到纸面上，他还是想把话说得委婉一点，好听一点，起码别太生硬。他反复琢磨着，推敲着，也就那么几行字，把他折磨得够呛。写好报告，已到深夜。郎朗这几天感冒了，发着高烧，他把儿子叫起来喂了退烧药，刚要躺下，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这声音在夜深人静时响得令人心惊肉跳。妻子周秀兰敏感地意识到可能出事了，她紧张地问：谁？

敲门的人是周秀兰的弟弟，他一进门，就神色慌张地说我爸不行了。周秀兰脸色一下子变得苍白无比，她冲弟弟喊叫起来，声音却是软弱无力的：你说什么？弟弟喘了喘，才缓过一口气说父亲犯病了，已经让他送进医院。哥哥在外地工作，遇到这种事情只能来找姐姐。甭说了，父亲一定病得不轻，否则，弟弟绝不会这么晚跑来找她的。她急得直劲瞅着郎国任问咋办。郎国任冷静地说，这么晚了，你在家照看